



青 林 著

山 乡 之 歌

SHANXIANG ZHI GE



山 乡 之 歌

青 林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包括九个短篇。各篇都是以山村的生产建設为背景，描写山村的新人物、新事情。作者通过写山村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反映了人們之間关系的变化，反映了在合作化运动当中新旧思想的斗争，歌颂了新思想，新事物。

山 乡 之 歌

青 林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 锦州道六号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 1/2 字数48,000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5,700

目 录

喜 事	1
山村的春夜	10
麦收夜的風浪	18
守 园 員	31
陪 送	37
山地姑娘的歌声	46
小 牛 倌	55
丰收小队長	63
静夜的笑声	70

喜 事

初春的早晨。馮大娘赶忙給老伴燒飯，好讓老伴吃過飯，到南庄張羅找人，早日動工蓋房。兒子正鋼為社里砌井的事，一早就進城運磚去了。

馮大娘一邊燒火，一邊念叨着：“正鋼這孩子，為社為的，整天屁股不着家，對自己的婚事半點也不在意，如今也不張羅蓋房子，叫人家閨女進門來，住野地？”

“你光會閉着眼說話，幾天來常下雪，土溼泥滑的咋下手。”馮大爺吃着飯說。馮大娘靠着炕沿，猛地舉起在圍裙上擦抹的手，搶過話頭：“老沒出息！拖二拖三的，啥年月能把房子蓋好？一樁熱火火的喜事，就叫你給辦涼啦。”

馮大爺沒有答言，只是不滿地顫着八字鬚，翻了老伴一眼，出門了。

這件事在馮大爺心里更是着急，就說堆在院里這兩垛磚吧，去年進秋就從城里拉來了，本來打算秋後把房子蓋起來，可是自從毛主席的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”的偉大文獻發表以後，就忙着擴社建社，接着又搞副業、積肥、訂計劃、

打井……忙得不可开交。社員們个个心旺气盛。那工夫，馮大爺心想：自己一是技術組長，二是飼養委員，咋能忍着心去干自己的活。冬至以後，地皮凍得當當響，事情就這樣擱下了。

春節一過，馮大娘又催呀催的。馮大爺思量老伴的話也在理：正鋼已是二十多歲的大漢子，事情再拖下去也不好。社主任萬青爲這事，三番五次地來勸：“大哥，緊緊手把房子蓋起來吧，要是人手不夠，社里給你撥幾個幫工的。”今天，馮大爺打算到南庄張羅着找人動工蓋房子，好在春種前把房子蓋妥，過後把喜事一辦，老兩口小兩口一同過起这一天好似一天的火爆日子。

馮大爺“巴嗒巴嗒”地抽着烟，腳下沿着畫好的地基白綫走，心里思謀房子的樣式。照萬青說的那樣：石頭墊底上加磚，縫兒用洋灰勾個實，里面沒說的，三面白，門呀窗呀的都弄個冬暖夏涼的玻璃裝……

門吱扭一聲，馮大娘揚手擺臉地喊：“老不死的東西！別東串西拐地不辦正事。”

二

山坪村南是一眼望不到邊的黃土地，麥苗在這早春的二月已經茁壯地冒青了。這是豐收的徵兆，但在往年，誰也不敢這樣想的。

山坪村千來人的命根子就扎在這片地里，這一帶既無渠又無井，十有八年鬧旱災。解放前，人們都抬着腦袋瞧天過日子，天一不下雨，就卷着被子往外逃。

今天，馮大爺走在这条路上，心里真比这藍空还要亮。最近听说政府要批准买5架抽水机，麦秋还要試用收割机哩。你听！远远近近的轆轤声連天响，小伙子們都“咦 咦 哇 哇”在井底下叫喊；冷水浸着他們的身子，但浸不透他們的雄心，他們要和老輩們拉起手，挖掉山坪村历来的旱灾根源，这咋能不叫人高兴！

眼前是碧綠的麦苗，这麦子全是按照馮大爺从別处学来的窄壟密植法种的。麦苗一开春就長得这样迷人。二月末把井打好了，遍地水車响，麦苗一准長得跟农場的麦子不相上下。

馮大爺心里高兴，早把盖房子的事忘得一干二淨，扭身抄小道，直朝一个身穿紅衣的姑娘走去。

这姑娘叫紅花，是正鋼的未婚妻，紅臉龐、粗辮梢，是馮大爺技术組的一員干将。

“大爺，咱鬧个漫地清水流，給咱全村来个麦秋大丰收。”紅花把轆轤絞得吱吱叫，短而粗的小辮在她背上巴巴甩响，臉上堆着笑，一筐一筐的泥沙接二連三地拉上来。

“哈哈！讓大爺来一下。”馮大爺双手握住搖把，臉上的青筋立时暴起，轆轤在他手下滴溜溜地轉。

“大哥，你說我赶得上过苏联那样的好日子嗎？”井底傳來熟悉的話声。

“老弟，別光說那泄气的話，我的鬍子比你還長半指，我还想过那舒坦日子哩。”

馮大爺一面說，一面脫鞋挽褲腿，把小烟袋杆使勁往腰帶上一掖。

“大爷！你可不能下去，水凉得要命！”紅花拦住，不讓馮大爷下井。

“我这老头子，要不是有了社，老骨头早叫孩子們当棒敲去了。”馮大爷正顏厉色地跟年青人分辯。

紅花張嘴沒話說。馮大爷坐在吊筐里，像小孩子坐在搖籃里似地笑着。接着，井底响起一陣笑声和贊許声。

“大爷，咱俩战上五十回合。”

“老手旧疙瘩，一个頂你十个！”

晌午收工的时候，馮大爷肚里餓得咕咕直叫，可是想起要办的事。便快馬加鞭地往南庄走去。

在不远的道上，一群人像一窠蜂似地吵嚷着：

“主任！这些日子咱起五更爬半夜，这不是白忙了嗎？”

“如今各地都打井开渠，兴修水利，用磚很多。这也怨咱沒有預先和磚厂訂好磚数。”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嗓音。

“这工夫沒磚使，等春暖地解冻，井壁的土一發松就不好办了！”

“磚缺的也不太多，总可以解决的。”

馮大爷紧走几步一看，原来是社員們圍着社主任万青在爭吵。大伙的臉都阴沉沉的，对对眼睛望着万青，好像要从他身上找出什么东西似的。万青在車上立着，由于两年来为社奔波劳碌，臉变得又黑又瘦，褲腿上粘着密密实实的泥点，鞋也变成了黄土色。

一看这势头，馮大爷就料定是拉磚的事鬧得不順心。近前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前边几輛車空蕩蕩的，一塊磚也沒有。正鋼呆坐在車栏上一句話不說，好像在打什么主意。紅

花和几个小伙子搓着手說：

“这么一来，还增个啥产！”

“密植的小麦也得干了杆！”

正鋼一見馮大爷，一个箭步跑上前：“爹，咱那……”但他一看社主任万青的眼色，冲到嘴皮的半句話又咽下去了。

四周平靜得如同深夜，听不見一絲轆轤声。馮大爷觉得无数双眼睛都在瞅着自己。

三

馮大爷扭回身，一气兒往家走。

道旁，社員們三三兩兩地坐在一起出長气。紅花擰着嘴老远追到馮大爷面前說：

“大爷！咋办？沒磚砌井，咱技术組这不是要塌台！”說罢，又朝社主任万青跑去。

“好胜的閨女。”馮大爷瞅了紅花一眼，提着沉重的腿，不声不响地走着。人們圍着万青的时候，万青的面孔，正鋼吞吞吐吐的話語，紅花那搖摆的短辮，都从他的脑子里閃过。他觉得路边的人都瞧着自己在問：“大爷，正在这上不来下不去的关头，不能把你的磚卖给社里嗎？你的喜事总还可以往后拖一拖。”

“誰說不能？我又不是那榆木脑袋，小里小气的人，不要把我看的一錢不值。”一个个念头在他脑子里掠过。

道边躺着根似繩非繩的东西，他哈腰一看，原来是根皮鞭梢。他順手拾起来，說：“这些社員，光些承业的皇帝，

不想当初打江山的难处。对大伙的东西这样不經心，东丢西抛，社会主义这座大楼咋往起盖！”

馮大爷一进家門，直往磚柴走去，他估摸着这些磚足够砌三眼井。

馮大爷吃过飯，想把借磚給社里的事告訴万青，于是急忙向外走。

“先說說动工盖房子的事吧，还跟沒事人似的，又想到哪里閑逛呀！”馮大娘破着嗓子喊。

老伴这么一提，馮大爷倒想起借磚給社里的事也应该跟她說說，免得那时大嚷大叫的。馮大爷回过身，剛想开口，万青滿臉帶笑地走进来了；接着，正鋼也回来了，后面还跟着紅花。一看这来势，馮大爷就知道他們的意思。万青还没开口，馮大爷就說：“万青弟，別拉这帮人来跟我‘談判’啦，咱好坏还是个干部，对社里的事总不能不关心。磚，你派人拉去用吧。”

“就算社里暫借的，一有就还，一准不碍正鋼的喜事。”

正鋼、紅花一見事情挺順利，半句話沒有說，一溜烟就跑开了。

馮大娘开头摸不着头脑，一听万青說是借磚，忙說：“万青兄弟！那可不行呀！”

“嫂子，誤不了正鋼的喜事，十来天磚厂就……”

“万青，你工作忙，別跟她閑磨牙。”馮大爷截住万青的話，把他推到門外，說：“这樁事包在我身上，不用你管了。”

万青笑着，向欢騰的田野走去。

四

二月尽头，天明地亮，这可真是个大喜的日子。

山坪村像滾鍋的水，一早就敲鑼打鼓，看來真比娶媳婦嫁閨女還熱鬧。姑娘們打扮得紅花柳綠的，小伙子也都穿着過年的新衣。社員們個個挂着笑臉向村南走去。

今天舉行放水典禮，從今天起，將在山坪村挖掉歷來的旱災根源，有誰能夠不高興呢！馮大爺特意把老伴叫來，好叫她開開眼。

人烏壓壓地站了一大片，個個高興得什麼似的；就連穿開襠褲的小娃子也在人腿上碰撞着。

社主任萬青站到一塊大石頭上，雙手握成喇叭形放在嘴上，扯着嗓門喊：“社員們！……往年給地主做活，受人剝削，又加上年年旱災，有多少人走關東奔口外呀！……如今共產黨給指着路，咱開渠打井，……”

“大家沒有忘記過去那苦難日子，就說馮大爺、馮大娘吧，人家把蓋新房用的磚都借給了社里。……”人們一陣震山似的掌聲，打斷了萬青的話。

馮大娘低着頭，臉上一陣熱辣辣的。馮大爺故意撞老伴一下，馮大娘一抬頭，無數只眼睛瞧着自己，多皺的臉上血一樣紅。

放水了。遠遠近近的水車叮叮當當連天響，油一般的清水，嘩嘩地流進麥壟，人的身影在渠水里動蕩着，矮矮的麥苗掀起綠色的浪花。

“這水流的太急，容易沖倒麥苗！”馮大爺腰帶上插着烟

袋杆，烟鍋还“吱吱”冒黑烟。只見他像一个办喜事的人似的，走东到西，指指点点喊：“小伙子們！帮牲口推一推車，看扯牲口使坏了！”他的額上淌着大顆大顆的汗珠。

正鋼、紅花都露着白玉米似的牙，向馮大娘跑来。

“傻孩子，你俩的喜事啥年月办呀？”馮大娘眼角堆起皺紋，迎着他俩的臉說。

“喜事？今天这才是件大喜事哩，大娘。”紅花說。

“別光叫我猜謎啦！到底啥时候？”

“麦后唄。”正鋼伸了伸舌头。

“对呀！麦秋一过，麦子丰收，正是时候。”万青說。

“大娘，今天你臉上可桂花了，要不是咱家把磚拿出来，大伙就得干搓手。”紅花两眼瞅着馮大娘說，“开个妇女大会好好把你表揚表揚。”

“啥，表揚不表揚。都是你大爷那老东西一个人鼓搗的。”

“怎么？沒大娘的份？”

“可不，开头我咋也想不透这个理，自己攔着大事不办，叫社把磚用了。那老东西半夜半夜不讓我闔眼，什么社会主义呀，电灯电话呀，又是社就是家呀……。还批評我張着嘴等社会主义，太沒臉。开头我一句也不願听，后来他一提起离乡奔波的苦日子来，我这心才开窍。好閨女，說实的，要不是有了互助合作，我这把老骨头早不知道抛到哪个天边了……”

“看，大爷来了。”紅花截住她的辛酸話，跟正鋼燕一样地跑去了。

天，藍的透明；田野，綠的耀眼、歌声、笑声、水車的

响声匯成一首雄壯的勞動贊歌，充滿天地。陣陣和暖的春風，吹去了馮大娘几十年悲痛所積成的愁容。她眨着昏花的眼向前看着，看得雙眼都發癢。

“正鋼她娘，別閉眼看人了！快給大家搭把手去。這可是咱村頂天立地的一件大喜事。”馮大爺拖着挂滿泥的腿，走到老伴跟前說。

“鋼他爹，你還沒有吃早飯呀！就是鉄人也該軟了！”沒等她說完，馮大爺早走遠了。馮大娘從包里掏出兩個饅頭，直向馮大爺走去。

日頭攔到西山頂，晚霞染紅了天，山坪村南碧海也似的麥苗，像塗過一層清油閃着明溜溜的亮光；晚風蕩起綠色的波紋。漫地濕潤潤的，放散着郁香的泥土味。

馮大爺嘴噙煙管，一個人在麥壟里蹣跚，不停眼地打量着油光閃亮的麥苗。忽然，肩上猛地被人拍了一下。

“大哥！有件大喜事：剛才區長來說，批准咱買五架抽水機；三月，在村北還建立座發電站；麥秋，在咱村還試用收割機哩。”

“萬青，怎麼？抽水機？發電站？”

“嗯。”

四外平靜得沒一點响声，馮大爺沒有再說什麼，年邁的身上，立時覺得增添了一股青春的勁兒。回村的路上，馮大爺緊步跟着萬青；兩眼望着炊煙縷縷升起的山坪村，腦子里翻滾着無數個念頭，嘴唇不住地“巴嗒巴嗒”抽着煙，可是煙鍋的火早已熄滅了。

1956年3月18日邢師

山村的春夜

阳春三月，山坡的桃李花迎着和暖的春风，鲜艳地开遍枝梢。布谷鸟展着灰色的翅膀，唱着第一首春曲从蓝空掠过。山村的春天到来了。

太阳落下坡，晚霞给山野披上一层美丽的彩衣，插在大南岭尖的一面红旗红得更加耀眼。今天，是山坪村春季植树运动的最后一天；你听，漫坡的社员们扛着镐头，呼呼喊喊地直朝山岭冲。林业委员正忠老汉，翘着鬍子，双手倒背，一颠一簸地奔下南岭。走进院门，一屁股坐在石板上，右腿压住左腿，闷着气，一袋接一袋地抽起烟，眉头的疙瘩锁得越来越紧了。

“他兄弟，家雀都入窠啦，还不做饭，等啥哩？”王大娘从浓烟滚滚的屋里走出来，擦了一把被烟刺出的眼泪，挤着那双昏花的眼睛，朝正忠老汉笑着说：“正在这种树时节，可得施展施展你那种树把式哩。”

说种树，正忠老汉是三里五乡的有名能手。解放前，他给地主种树，在他的二十年辛苦的劳碌下，东坡那片荒蕪地，小树大树竟长得密密麻麻，成了附近有名的大果园。土

地改革后，东坡那片果园归了他，他更是日日夜夜琢磨种树的新法兒。一入社，他就被社員們推选为林业委員，后来，又学习了一冬林业方面的知識，老手添上新知識，更是无人不夸的好手。

正忠老汉斜了王大娘一眼，句話沒說，又抽起烟。

“啊！今天你是招下啥邪气啦？”王大娘看着他那阴沉沉的脸，带着满肚子疑問替他做飯去了。

正忠老汉家里沒有別人，只有一个閨女叫春英。老伴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。他清清楚楚地記得那衣不攏身、飯不攏嘴的年月，三口人往山西逃荒，中途，老伴餓上加病，吸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向老汉說：“英他爹，我沒有給你留下三男二女，我死后，你可不要打罵春英这孩子呀。”至今，老汉还一清二楚地記着这句话。

老伴死后，老汉待閨女沒說的，一百一；从春英五岁拉扯到現在，都十七八了，从沒有給她一点顏色看，就連推碾做飯都自己包攬着。老汉疼的是她，爱的是她，十八亩地里一棵苗，怎能讓她招風受寒呀。只有一次，正当春英十岁的时候，老汉給地主干了一天累活回家，一看，春英和一伙孩子把一个瓦罐打得粉碎，把仅有的二升小米撒得黃乎乎的一地。老汉一怒火，举手就要打春英，但見閨女那付皮包骨头的可怜样兒，心一酸，反倒抱住春英大哭了一場。这以后，就連春英跟本村副社長鋼喜搞恋爱，他也沒有說过半句拦阻的話——当然他也沒有什么可說的。

王大娘和老汉住同院，她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可怜这一老一少的父女俩，便經常縫呀补呀，帮父女俩过日子；她待

春英跟自己的閨女一样亲近。

几年来，春英这个黄毛丫头，在青年团的教育下竟变成了个有出息的姑娘，她整天不跟家里打照面地在社里忙着。最近当了生产队长，干啥活都抢在前头。老汉待閨女也更加亲近，不断地在人前夸说：“看，咱家没白吃饭的，两个人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干将。”

别看正忠老汉如今白鬍齐胸、皱纹满脸，可他变得比年青时候还乐和，走到哪里说到哪里、笑到哪里。

照实说，老汉近来还没有招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天这伙年青人可把他气坏了。种树前，老汉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：多远一棵，栽多深；并且叫他们在小树下修个坪子，免得树苗被山洪冲走。特别是春英，老汉整跟她念叨了半夜。可是今天傍晚老汉一查看，有些树种的满不是那么回事，东倒西歪，树下也没有修坪子。一看牌牌是春英那队种的，老汉的气就更大了，觉得閨女有意跟老子作难。老汉正在山脚下发急，只听得一个叫小蛋的孩子，吊着铜铃样的嗓子在山顶上喊：

“春英！领着咱二队快栽呀！今晚就评模哩，红旗归咱啦！”

“对！加把力！咱们弄完还得帮助他们去！”一个小伙子喊着。

“呃！快前进！夺下红旗！”是春英那尖嗓的喊声。接着，山间迴响起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刨土声。

“红旗！红旗！看你们种的树像人种的吗？当初老子咋给你说来着！”老汉两眼盯着山顶身穿绿衣裳的春英，满脸

气得通紅。他很想跑上山去指教这些年青人一頓，但一看山高天晚，只好悶着气走回家。

天，变得阴沉沉的，月亮从东坡露出个模糊的影子。

正忠老汉一动不动地坐在石板上，两眼紧盯着膝盖，脸上像是下了層严霜。王大娘已經替他把飯做好了。

随着一陣歌声，春英热汗滿面的，閃着一对明溜溜的眼睛，唱着歌走进院子。她那烏黑的头髮上，撒了一層黃土，綠色的褂子也成了黃土色。王大娘一把拉住春英的手，拍打着她身上的土說：“傻孩子，潑辣得跟个小伙子一样，整天在外边跑呀跳呀的，也不打整打整自己。”

“大娘，这工夫正是响应政府綠化山区的号召，年青人就得带头往前奔，多出把力。”春英笑嘻嘻地說。

正忠老汉不滿地白了春英一眼，白鬍子抖动着。

漫天的阴云越来越厚，滾滾翻翻擦着山尖向南推；冰冷的雨点不时地打在老汉那燥热的臉上，春英給他端放在石板上的一碗飯，也不时被雨点击打着。栽的树沒有打好坪，大雨一下，山洪一冲……老汉心煩意乱地想着，猛地把筷子往石板上一扔，气忿忿地說：“不听老人言，来場大雨，不都冲到河里去了嗎！”他气冲冲地向屋里走去。

春英站在鍋台旁吃着飯，連她爹走进来她也沒有看見。

“春英，你是隊長……”

“爹，今晚隊長还开評模大会哩。”春英不明白她爹的心意，还像往常一样稚气地發着笑，截住她爹的話說罢，把碗往鍋台上一推，撒腿便跑了。

“春英！春英！”老汉紧着喊了两声，可是春英早沒了影